

德雷馬克著

流亡曲



流 亡 曲

〔德〕雷 马 克 著

朱 雯 译

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

Erich Maria Remarque

FLOTSAM

本书根据 Harcourt, Brace and Company, New York,

1941 年版英译本转译

流 亡 曲

〔德〕雷马克 著

朱 雯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七二二八工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3.625 字数300,000

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8,000册

(原上海文艺版)

书号：10188·255

定价：(五)0.98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《西线无战事》的作者雷马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表的一部作品，是他对法西斯主义的一份公开的宣战书。小说描写了三十年代那些受法西斯匪徒疯狂迫害的流亡者，被赶出了德国，在西欧各国的边境上“无人地带”辗转流浪，东躲西藏，挨饿、受冻、坐牢，受尽了法西斯主义加给他们的无穷灾难与痛苦。作者在这里刻画了许多不同性格、不同遭遇的人物，表现了他们共同的悲惨命运，从而对法西斯主义作了有力的控诉与无情的抨击。

第一部

沒有根而生活，得要点儿胆量。

第一章

寇恩从翻腾着的黑暗中吃惊地醒过来，仔细谛听着。跟所有被追捕的生物一样，他马上完全清醒了，小心地警戒着，准备逃跑。他纹丝儿不动地坐在床上，瘦伶伶的身子向前僵着，心里兀自在盘算：万一连楼梯都早已给守住了，他该怎么样脱身。

房间在四楼。一扇窗子开向院落，可是既没有阳台，也没有接连水霏的檐板。往那个方向逃跑是绝对不成的。此外，就只有一条出路了，那就是：顺着过道走到搁楼上，再从那儿翻过屋顶爬到邻舍人家去。

寇恩瞟了下夜光表那发亮的指针。五点多一点儿。屋子里差不多还是漆黑的。那另外两张床上，被单在黝暗中模模糊糊地閃出灰洞洞的光芒。靠壁睡着的那个波兰人，正在呼呼地打鼾。

寇恩小心翼翼地 from 床上溜下来，蹑手蹑脚地走到了门口。正在这时候，睡在中间床上的那个人动了一下。“出了什么事吗？”他悄没声儿地说。

寇恩没答腔；他把耳朵尽贴在门上。

那个人坐了起来，摸着攢在铁床上的东西。一支手电筒亮了，它那白惨惨的、摇摇曳曳的光圈照在油漆剥落的黄褐色的角门上，也照在寇恩的身影上，他头发蓬乱，内衣和短袜都弄的很皱了，正在锁孔那儿谛听。

“活見鬼，怎么回事啊？”床上的那个人嚇嚇地說道。

寇恩把身子挺直了。“我不知道。一個聲音驚醒了我，我聽到一個聲音。”

“一個聲音！是什麼聲音啊，你這個傻瓜？”

“樓底下，樓底下有個聲音。人聲啊，腳聲啊，總是這一類的聲音。”

那个人起了床，往門口走去。他穿着一件黃襯衫，下面那一对毛茸茸的、肌肉很发达的腿在手电筒光里突出着。他傾听了一会儿，随后問，“你住在这儿多久啦？”

“两个月。”

“給搜查过沒有啊？”

寇恩摇摇头。

“啊哈！你在听什麼聲音。你睡熟了，放一个屁有时候听起来也好像是打雷呢。”

他把手电筒光照在寇恩的臉上。“哦，哦，剛滿二十岁吧，呃？是难民嗎？”

“当然罗。”

“Jesus Christus tso siem stało——❶”犄角里的那个波兰人突然喀喀地說道。

那个穿衬衫的人让手电筒光在屋子里扫了一遍。从黝黯中出現一絡又乱又黑的胡子，一張張开着的大嘴，一对在密稠稠的眉毛底下深陷下去的瞪出的眼睛。

“別提什麼耶穌·基督了，波拉克，”那个拿手电筒的人牢牢囁囁地說。“他再也不是活着的了。象索謨河那边的志願軍那样

❶ 波兰語，意思是：“耶穌·基督，怎么回事啊？”

死了。”

“Tso? ❶”

“听！又来啦！”寇恩朝自己的床边跳过去。“他們在上楼来了。我們得翻过屋頂去。”

那个人象桅楼一样直打轉。傳來一陣关門声和压低了嗓音的談話声。“活見鬼！走啊！波尔斯基，逃吧！警察来了！”

他从床上搶过了自己的东西。“知道怎么出去嗎？”他問寇恩。

“知道。沿門廊向右轉，上那污水槽后面的楼梯。”

“我們走吧！”穿衬衫的那个人毫无声息地开了門。

“Matka boska! ❷”波兰人又喀喀地說着。

“住嘴！什么事都不要告訴他們！”

那个人把門关上了。他跟寇恩沿着又狹又脏的門廊飞跑着。他們跑得那么輕声，連污水槽里那个漏了的龙头滴水的声音都听得清。

“这儿拐弯，”寇恩悄沒声儿地說，拐了个弯，却跟什么东西撞了一个满怀。他晃了一晃，看見一身制服，便打算往回走。就在这工夫，他胳膊上給揍了一下。“站着不准动！把手举起来！”有人在黝黯中吩咐。

寇恩让东西掉到了地上。他左边胳膊給揍在臂肘上的那一下打得直发麻。那个穿衬衫的人瞧了一会儿，仿佛要扑到黑暗中那个声音上去似的。可是他隨即看見一支手枪，抓在另外一个警察手里抵住他的胸口。于是他慢慢地把胳膊举起来了。

“轉过身去！”那个嗓音吩咐道。“站在窗子旁边！”

❶ 波兰語，意思是：“什么？”

❷ 波兰語，意思是：“上帝的母亲！”

两个人都照着做了。

“瞧瞧那东西上有什么，”拿手枪的警察說。

另外一个警察把掉在地上的衣服搜索了一陣。“三十五先令——一支手电筒——一只板烟斗——一把小洋刀——一柄虱子梳——別的东西沒有——”

“沒有文件嗎？”

“有三两封信。”

“沒有护照嗎？”

“沒有。”

“你的护照在哪儿？”拿手枪的警察問。

“我沒有，”寇恩說。

“当然沒有罗。”警察把手枪伸到那个穿衬衫的人的肋里。

“那么你呢？难道非要我一个个問嗎，你这个婊子养的儿子？”

那个人慢慢地轉过身。“‘婊子养的儿子，’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他問。

两个警察你瞅瞅我，我瞅瞅你。那个不拿手枪的人笑了起来。另外一个舔了舔嘴唇。“只要看一看，”他慢条斯理地說，“一个漂亮的紳士！他閣下，二流子！施丁格將軍！”他突然把胳膊往回一縮，朝那个人下巴上揍了一下。“把双手举着！”他咆哮道，那个人搖晃了一陣。

那个人瞪着他。寇恩觉得从来不曾看見过这样一副嘴臉。“我指的是你啊，你这个野种，”警察說道。“你現在愿意說話嗎？还是要我再把你的脑門搖一下？”

“我沒有护照，”那个人說。

“‘我沒有护照，’”警察学他的样說了一句。“‘婊子养的儿子先生’当然是沒有护照的罗。我們正是那么想的。好吧，把衣

服穿上了，赶快！”

一批警察打門廊里跑过来，把一扇扇門拉开了。他們中間有一个挂着肩章的走攏来了。“哦，你們抓到了什么？”

“兩三只鳥兒，正想从屋頂上飛走呢。”

警官向他們瞧着。这人很年青。臉又狹又蒼白。他蓄着一撇修剪得很仔細的烏黑小唇髭，身上有一股香水味兒。寇恩一嗅就知道：那是 4711 古龍香水。他父親開過一家香水廠；所以這些東西他全知道。

“這兩個人，我們要特別留意一下，”那中尉說道。“手鐐！”

“難道維也納的警察，在抓人的時候准許隨便打人嗎？”那個穿襯衫的人問。

警官抬起頭來望着。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施丹納。約瑟夫·施丹納。”

“他沒有護照，而且還威脅我們，”拿手槍的那個警察這樣解釋着。

“准許做的事，比你想象的還要多咧，”警官凌厲地說。“把他們帶到樓下去！”

兩個人穿上了衣服，幾個警察將手鐐拿出來。“來吧，我的乖乖。瞧，現在你們才好看得多了。這一对傢伙很合適，倒象是定制似的。”

寇恩感到自己的腕節觸着那冷冰冰的鋼鐵。這還是他生平第一次上鐐。那鋼環並不怎么妨碍他走路。可是他仿佛覺得，那傢伙還不只是束縛住他的一雙手呢。

外面是清晨的天光。兩輛警車停在房子前面。施丹納皺起了臉。“頭等的葬禮。真不賴，呃，孩子？”

寇恩沒答腔。他尽可能把手鐐藏在外衣里面。有几个送牛奶的人站在街上，关切地望着。对面那些房子，窗戶都已經打开了。一張張臉在黑沉沉的裂口里閃爍，如同一个个面团。一个女人吃吃地笑了。

大約有三十个人已經給抓來，这会儿正在往敞篷的警車上送。他們大多數都一声不响地爬了上去。房东太太也杂在他們中間——那是一个五十光景的女人，胖乎乎的，头发金光閃閃的。唯有她一个人提出了憤怒的抗議。前几个月，她用最便宜的办法，把自己一所破破烂烂的房子那两层空着的楼面改成了公寓模样。不久，消息就傳开了，說是客人睡在那儿，用不到向警察局报告。那女人一起只有四个合法的房客，有护照，而且登記过——一个小販，一个灭鼠者，两个妓女。其余的人都是天黑以后悄悄地溜进去的，几乎全是德国、波兰、俄国和意大利的侨民和难民。

“上去啊，上去啊！”上尉正在跟那房东太太說。“这些个事，你不妨到警察局里去解釋。到了那边，你尽有時間來說咧。”

“我抗議——”女人尖着嗓子說道。

“随你怎么样抗議吧。眼下，你得跟我們一块儿去。”

两个警察往那个女人的手臂底下一把抓住，把她抱上了警車。

上尉朝寇恩和施丹納轉过臉去。“嗨，这两个。對他們要特別留意啊。”

“Merci，^①”施丹納說道，走上了警車。寇恩也跟着他上去了。

● 法語，意思是：“謝謝。”

警車开走了。“祝你們愉快！”一个女人的嗓音从一个窗口里尖叫着。

“杀掉那批难民！”一个男人在他們后面咆哮。“这样可以节省粮食。Heil Hitler!①”

街上差不多还是空蕩蕩的，警車因此开得很慢。房子后面，天空往后倒退着，越来越显得明亮，越来越显得寬闊，露出一種透明的蔚藍；可是那些烏黑一团站在警車上的犯人，却象是秋雨中的垂柳。有两个警察，正在吃着火腿面包。他們从平底洋铁罐子里喝着咖啡，把火腿面包送下去。

靠近弗朗茲·約瑟夫桥，一辆蔬菜卡車打街上横穿过去。警車便猛然一震，煞停下来，然后重行起步。就在这一刹那，有一个犯人爬过第二辆警車的边沿，往下一跳。他傾斜地掉过遮泥板，給兜住了衣服，仿佛树枝折裂似地啪的一响，撞在人行道上。

“停！倒車！”領队的喝道。“要是他动一下，就把他一枪打死！”

警車急忙煞停。警察都爬了下来。他們朝那个人摔倒的地方跑去。司机向四下里望了一眼。他看見那个人并不打算逃跑，便慢慢地把警車倒退过去。

那个人趴在地下。他的后脑壳跟人行道撞了一下。他敞开了大衣，四肢摊开着躺在那儿，活象一只摔死在地上的大蝙蝠。

“把他带回来！”上尉喝道。

警察們僵下身去。然后有一个挺起身来。“他准是什么地方給摔坏了。他站不起来。”

① 德語，意思是，“希特勒万岁！”

“他自然能站起来。弄他站起来啊。”

“結結實實地踢他一下。那样他就会站起来了，”先前揍过施丹納的那个警察，随口出了个主意。

那个人在哼哼。“他实在站不起来嘛，”另一个警察报告道。“他头上也在流血呢。”

“他媽的！”領队的爬了下来。“誰都不准动！”他向車上的犯人們吆喝。“該死的流氓。只会找麻煩。”

这会儿，警車靠近那个摔倒的人停着。寇恩居高临下，看得一清二楚。他是認識他的。这是一个形容憔悴的俄籍犹太人，蓄着一絡蓬松凌乱的灰色胡子。寇恩跟他在一間房里睡过好几夜。他清清楚楚地記得，这个老头儿一大早站在窗子前面，肩膀上挂着經匣^①，慢慢地前俯后仰地祈禱。他是一个販賣棉紗、鞋帶和絲綫的小販，曾經从奧地利被驅逐出境过三次。

“嗨，站起来！”那警官吩咐道。“你到底为什么要从警車上跳下去？难道你犯的案子太多了，呃？偷过东西，天知道还犯过别的什么案子。”

那老头儿动了动嘴唇。他那双瞪出的眼睛轉向上尉。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上尉問。“他有没有說什么話？”

“他說，他跳下去是因为害怕，”跪在他旁边的那个警察說。

“害怕？他当然是害怕的罗。因为他犯了法。这会儿他又在說什么？”

“他說，他没有做什么坏事。”

“个个人都这样說。可是，我們该怎么对付他呢？他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啦？”

① 經匣是一种小匣子，里面装着記載《聖經》文句的羊皮紙；犹太人祈禱的时候把一只匣子頂在头上，一只匣子系在左手腕上。

“得有人去請一位医生来，”施丹納从警車的座位上說。

“住嘴！”上尉怯生生地喝道。“这个时辰，叫我們到哪儿去找医生呢？我們可不能一直让他躺在这儿馬路上。往后，他們又要說是我們作踐他的了。什么事情总是怪警察。”

“他应当住医院，”施丹納說。“馬上就去。”

那警官着慌了。这会儿他才看到那个人伤势很重，这可弄得他連不許施丹納开口的事都忘了。“医院！他們不肯就这么收留他的。你总得有一張证明书。那种事我一个人可安排不了。首先，我必須把这件事情报告上去。”

“把他送到犹太人的医院里去，”施丹納說。“那边会收留他，用不着证明书，用不着打报告。甚至也用不着錢。”

上尉瞪了他一眼。“你怎么会知道得这么多？”

“我們应当把他送到施診所去，”有一个警察建議。“总有一个助理医生或是医生在那边的。他們会給他診斷。至少，我們可以把他擺脫了。”

上尉已經打定了主意。“好吧，那就把他抬上車。我們开到公共施診所去。不妨留一个人在那边，跟他一起。討厭得要死，真是！”

几个警察把那个人抬了起来。他哼哼着，臉色变得十分蒼白。他們把他放在警車的地板上。他打着抖，睜开眼睛，在那瘦削的臉上这双眼睛閃出了不自然的光芒。上尉咬咬嘴唇。“好一个傻瓜的詭計！象他这样的老头儿，居然还跳車。开吧，可是开得慢些。”

在受伤者的头底下，一潭子鮮血慢慢地汇集起来了。他那多疙瘩的手指在警車的木地板上乱抓乱扒。他的嘴唇慢慢地縮攏来了，牙齿露在外面，倒象有人在籠罩着死亡阴影的苦痛的面

具后面，沉靜而譏刺地笑着。

“他在說什麼？”上尉問道。

那个警察又跪下去，按住老头儿的脑袋，免得受到車輛的震动。“他說他要到他的孩子們那儿去，”他报告道。“他們都要餓死了。”

“哦，胡謔。他們不会餓死的。他們在哪儿？”

警察僵下身子。“他不肯說。說了，他們会被驅逐出境的。他們誰也沒有許可証。”

“尽是胡謔。現在他怎麼說？”

“他說，他要你饒恕他。”

“什麼？”上尉吃惊地問。

“他說，他要你饒恕他給你的麻煩。”

“饒恕他？那是什么意思？”警官搖搖頭，直瞪瞪望着地上的人。

警車在施診所門前停住了。“把他抬进去，”上尉吩咐着。“不要着慌。还有你，劳台，跟他一块儿待着，等我打电话給你。”他們把那个受伤的人抬起来。施丹納朝他僵下身去。“我們會找到你的孩子。我們會照顧他們，”他說。“你懂得嗎，朋友？”那个犹太人閉上了眼睛，随后又睜开了。

这时候有三个警察把他抬进屋子。他那摆蕩着的手臂，打人行道上无可奈何地拖过去，仿佛他早已死了似的。过了一会儿，两个警察走回来，又跳上警車。“他有沒有說別的話？”上尉問道。

“沒有。他臉色发了青。要是伤在脊骨，那他就活不长久了。”

“順当得很，反正只少了一个犹太人，”曾經揍施丹納的那个

警察說。

“‘饒恕，’”上尉自言自語地說着。“什么話！有趣的家伙——”

“特別是在這種時勢，”施丹納說。

上尉肩膀一挺。“閉嘴，你這個布尔什維克，”他咆哮着。“我們要教訓你懂點規矩。”

這一千人犯，給帶到了伊麗薩白街的派出所。施丹納和寇恩的手鐐被除掉了，他們跟其餘的人一起給關在一間黑洞洞的大屋子裡。大多數的人都悄沒聲兒地坐着。他們原是等候慣了的。只有那個頭髮金閃閃的、身體胖糊糊的房東太太，却一個勁兒在哀號。

九點鐘左右，他們才一個一個被傳喚到樓上去。

寇恩給帶進一間屋子，里边有兩個警察、一個穿便衣的錄事、那個上尉，還有一個中年的警長。警長坐在一張轉椅裡抽煙。“把表格填一填，”他跟坐在桌邊的那個人說。

那錄事是個瘦弱而暴躁的人，樣子活象一條青魚。“你叫什麼名字？”他問，嗓音深沉得可怕。

“路德維希·寇恩。”

“什麼年月出生的？”

“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，生在德勒斯登。”

“那麼你是德國人羅——”

“不。沒有國籍。公民權已經被剝奪了。”

警長抬起頭來看了看。“二十一歲就被剝奪了公民權？什麼原因？”

“沒有什麼原因。我父親是被剝奪了公民權的。我既然是